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白天鹅红珊瑚

沈石溪 著

DONGWUXIAOSHUODAWANG
SHENSHIXI
PINCANGSHUXI



品藏书系
沈石溪
动物小说大王



白天鹅红珊瑚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沈石溪 著

DONGWUXIAOSHUODAWANG
SHENSHIXI
PINCANGSHUXI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·杭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天鹅红珊瑚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10

(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)

ISBN 978-7-5342-9602-4

I. ①白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6621 号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白天鹅红珊瑚

BAITIANE HONGSHANHU

沈石溪 著

责任编辑 王 漪

绘 图 胡志明工作室

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

责任校对 沈 鹏
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9.5 彩页 10

字数 167000

印数 1—100000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9602-4

定价: 2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 MULU

白天鹅红珊瑚	1
红弟一生的七次冒险	88
四只哨兵天鹅的生命档案	164
动物档案——天鹅	277
白天鹅的生命世界	288
获奖记录	294
珍藏相册	296
图书最新情报	300



白天鹅红珊瑚

一

我和藏族向导强巴将帐篷搭建在漾濞湖旁一片白桦树林里，这样就能就近观察疣鼻天鹅的生活习性。

漾濞湖是滇北高原梅里雪山下的一座大型湖泊，湖水清澈，水草丰盛，湖心岛有一片茂密的芦苇丛，是疣鼻天鹅理想的栖息地。

疣鼻天鹅是一种典型的候鸟。春天，梅里雪山弯弯曲曲的雪线退到山腰，疣鼻天鹅就从遥远的江南水乡飞到漾濞湖来，在湖心岛芦苇丛产卵抱窝，繁殖后代。到了秋天，第一场霜雪降临之前，新生代小天鹅翅膀已经长硬，

跟随群体飞往温暖的江南水乡越冬。

正是野杜鹃花绽出新叶的时节，上百只疣鼻天鹅一夜之间飞临漾濞湖，宁静的湖面一下子变得喧闹起来，已经有配偶的成鸟双双飞进飞出，忙着修补旧巢，单身雄鸟和待字闺中的雌鸟则忙着谈情说爱，寻找称心如意的伴侣。

我躲在白桦树林里，一日数次用望远镜观察这些疣鼻天鹅。

有一只年轻的雌天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全身洁白，没有一根杂毛，脖颈细柔，弯曲扭动时，自有一种迷人的风情，两只翅膀耸吊起来时，从翼根到翼尖那道弧线显得特别优美。天鹅属雁形目鸭科天鹅属，世界上共有六种天鹅：大天鹅、小天鹅、疣鼻天鹅、黑颈天鹅、黑天鹅和黑嘴天鹅。疣鼻天鹅与大天鹅、小天鹅等其他种类的天鹅相比，最大的差异就是鼻孔突兀起一块皱褶，约有两三厘米高，通常为黑灰色，就像人身上的疣痣一样。这只雌天鹅的疣鼻色泽鲜红，形似珊瑚，十分醒目，已不仅仅是物种的标志，更是美的装饰。疣鼻天鹅很少鸣叫，因此疣鼻天鹅又有“无声天鹅”和“哑天鹅”的说法。其实，疣鼻天鹅并非哑巴，只是声带不如其他天鹅那么发达而已，大部分疣鼻天鹅叫声嘶哑而低沉，只能发出嘶嘶嘶的声音。但这只雌天鹅的鸣叫声却与众不同，声音清晰圆润，嘶吭嘶吭，特别富有表现力。一点也不夸张地说，这是我所见到



的容貌最美丽、姿色最出众、叫声最好听的雌疣鼻天鹅。为了方便观察记录，我根据它疣鼻的形状和色泽，给它起名叫红珊瑚。

我之所以对红珊瑚格外关注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红珊瑚的性格和其他雌疣鼻天鹅迥然不同。

其他种类的天鹅雌雄分工一般为雌鹅孵卵，雄鹅警戒，类似于人类社会的女主内，男主外。疣鼻天鹅与其他种类天鹅不同，为雌雄共同孵卵，夫妻共同分担家务，一起衔来柔软的草丝修筑窝巢，一起外出寻觅食物，一起驱赶闯入领地寻衅闹事的邻居，一起抵御狐狸、豺狗、毒蛇等天敌的侵袭，产卵以后，雌天鹅和雄天鹅轮流抱窝。当然，出于母爱天性，通常雌天鹅抱窝的时间更长更久，有一些勤劳贤惠的雌天鹅除了饮水觅食时让雄天鹅替代一阵，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孵在天鹅蛋上。一旦雏鹅出壳，更是倾注全部的爱，带雏鹅戏水，教雏鹅辨识可食用的水草，将雏鹅罩在自己的翼翅下睡觉，整天陪伴在雏鹅身边，片刻舍不得离开。红珊瑚的表现和那些传统型的疣鼻雌天鹅完全不同。产卵前，它就极少做家务，选择巢址、抓刨窝坑、树枝搭架、草丝铺垫等等，一切繁杂琐碎的事情，均由它的配偶——那只肩羽淡灰色的雄天鹅承担。产卵后，它也很少抱窝，把孵育后代的重任推给灰肩雄（我给那只雄天鹅起的名字），只是在灰肩雄离巢去饮水觅食

时，才暂时由它替代孵卵。一对雏鹅出世后，它也基本甩手不管，都是由灰肩雄抚养照料。灰肩雄忙碌时，它悠闲自在地在湖面戏水玩耍，一会儿啄咬鱼儿，一会儿追赶蜻蜓，玩累了，就爬到沙滩上，晒晒太阳，啄啄羽毛，活得十分轻松潇洒。

有一次，我在望远镜里看见，灰肩雄带着两只雏鹅到湖里啄食水草去了，红珊瑚在湖畔梳洗打扮。就在这时，芦苇丛里钻出一只疣鼻黑如煤块的雄天鹅来，挺胸扇翅，嘶嘶嘶发出连续不断的叫声，两只紫黑的蹼掌有节奏地踢踏蹦跹，向红珊瑚表达爱慕之情。这只煤块雄（我给它起的名字）翅膀刚刚长齐，羽毛泛着油光，缺乏经验，错把已经做了妈妈的红珊瑚当作还未许配的单身雌性了。通常雌天鹅遇到这种情况，会把尾羽耷拉、双翅高吊，做出啄咬的架势，并往后退避，以示拒绝对方的求爱。可我发现，红珊瑚并没有做出那套拒绝求爱的动作，它环顾四周，绕到芦苇丛背后，避开灰肩雄的视线，做出一副羞答答的表情，翅膀轻摇慢扇，长长的脖颈弯成S状。年轻的煤块雄欣喜若狂，嘶嘶嘶叫得越发起劲，蹼掌也踢踏得越发有劲，黏黏糊糊往红珊瑚身上靠，红珊瑚欲擒故纵，待煤块雄快贴到自己身上时，及时跳闪开去，却又不是逃得很远，逗得煤块雄更加癫狂……直到落日余晖碎金似的铺满漾漾湖面，灰肩雄带着一双儿女游回岸边，走拢那片芦



苇，红珊瑚这才意犹未尽地结束这场爱情游戏。

灰肩雄不仅吃苦耐劳，脾气也极好，独自照顾雏鹅，一会儿要领着雏鹅下到湖里觅食，一会儿要巡视窝巢四周的领地看看是否有邻居非法入侵，一会儿要寻找走散或游散的小家伙，一会儿要提防游近的水蛇和水獭，忙得团团转，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尽管如此，它还没忘记要照顾自己的妻子，啄到一条稍大些的细鳞鱼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将鱼衔在嘴里，殷勤地送到红珊瑚面前。红珊瑚生性胆小，远远望见一只野猫，便会嘶吭嘶吭尖叫报警，每每这个时候，灰肩雄便会连跑带飞赶来救援，撵走野猫后，一秒钟也舍不得耽误，又急急忙忙回到两只雏鹅身边去。天鹅社会，一般都是雌雄携手互助共同照料后代的，原本应该由两只成年天鹅来负担的育幼工作落到一只成年天鹅身上，自然会辛苦加倍，劳累翻番。虽然灰肩雄身强力壮，比普通雄天鹅大了整整一圈，称得上伟岸魁梧，但也经不起这般折腾，雏鹅出壳仅一个星期，它就熬红了眼睛，那肥硕的身体像缩过水一样，瘦了整整一圈。可它从没埋怨过红珊瑚，也从没流露出一不满情绪，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也许就是因为灰肩雄太能干太勤快太任劳任怨，才使得红珊瑚养成了游手好闲的德行；也许就是因为灰肩雄太尽责太忠厚太富有爱心，才使得红珊瑚有充裕的时间和精

力在单身雄天鹅面前“卖弄风骚”。

不管怎么说，红珊瑚是一只轻浮而又缺乏责任心的雌天鹅。

二

灰肩雄出事了。

这天上午，灰肩雄同往常一样，带着两只雏鹅下到湖里戏水觅食。天气很好，艳阳高照，碧空如洗，湖面荡漾着清波。两只雏鹅一会儿啄咬随波漂浮的水草，一会儿互相追逐嬉闹，玩得很高兴。开始，灰肩雄还瞪大眼睛寸步不离地跟在两只雏鹅后面，警惕地瞭望四周。四周很平静，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有。过了一阵，它脖子弯成一个圆圈，嘴壳抵在胸前，浮在水面上打起瞌睡来。它太累了，两只眼睛熬得通红，严重睡眠不足。春阳暖融融，湖水散发出野花的香味，也容易使疲倦的天鹅变得懒洋洋，浮在水上打瞌睡。

暖风吹送，它随着水波慢慢漂向芦苇丛。我恰巧在用望远镜观察，整个过程看得清清楚楚。咚，它的身体撞在一根芦苇上。芦苇秆轻轻摇曳，撒下一层白色花粉。在轻微的弹力作用下，它退离那根芦苇约数尺远。随着芦苇秆



的颤动，突然，芦苇梢花絮里伸出一只三角形蛇头来，蛇脖子紧张地扭成麻花状，碎玻璃似的眼珠死死盯着灰肩雄，叉形舌须不怀好意地吞吐着。我熟识这种蛇，学名叫中华水蛇，别名泥蛇，是一种生活在水田池塘的小型蛇类，体长仅有七十厘米左右。显然，这条泥蛇原本盘在芦苇梢睡觉的，冷不防被撞醒，受了惊吓，以为受到了威胁，便摆出攻击姿态来。

灰肩雄大概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睡得很沉，毫无察觉威胁正在临近。又一阵暖风吹来，它又被微波推搡着，一点点往那根芦苇秆漂去。一般来说，细小的泥蛇不是成年疣鼻天鹅的对手，不敢与成年疣鼻天鹅正面交锋；成年疣鼻天鹅对蛇毒没有免疫力，害怕遭到致命的噬咬，所以也心有畏惧，不敢贸然攻击泥蛇。假如此时此刻灰肩雄是醒着的，一定会嘴壳对着泥蛇，嘶嘶嘶发出恫吓的叫声，一面做出积极防御的姿势，一面慢慢往后退却；而泥蛇也会重新缩进芦苇梢花絮里，蒙头大睡，以消化囤积在体内的食物。说到底，疣鼻天鹅和泥蛇彼此并没有食物链的关系，也不存在争夺领土资源的矛盾，犯不着斗个你死我活。然而，灰肩雄打着瞌睡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泥蛇用尾巴缠住芦苇秆，身体弯成S形，蛇头左右晃荡着，那架势，是在发出最后警告：你再过来，我就要不客气了！暖风和水波依然把瞌睡中的灰肩雄往那根芦苇秆推搡。它的身体刚触碰



到芦苇秆，泥蛇突然松开尾巴，弹飞过来，像根草绳一样落到灰肩雄的脖子上，迅速盘了一圈，狠狠咬了一口。灰肩雄一阵刺痛，嘶地惨叫一声，从睡梦中惊醒，还没等它看清是什么东西咬了它，那条泥蛇已跳入湖里，潜水逃之夭夭了。

灰肩雄茫然四顾，数秒钟后，蛇毒开始在它体内发作，它的脖子变得僵硬，歪头歪脸，翅膀也变得僵直，啪啪拍打水花，身体却无法飞起，只能痛苦地在水面打转。

两只雏鹅停止了嬉闹追逐，朝灰肩雄游了过来。它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害怕地缩成一团，嘶嘶叫着。

泥蛇虽有毒，但毒性不像眼镜蛇、银环蛇、响尾蛇、五步蛇等剧毒型毒蛇那般厉害，被咬后不会立即窒息死亡。灰肩雄虽然脖子僵硬，但神志尚清醒，翅膀还会扇摇，蹼掌还会划动。它已经受了致命伤，却仍惦记着雏鹅的安危，将两个小家伙围罩在自己的翼羽下面，拼命往岸边游。游了一程，它体内的蛇毒发作得更厉害了，翅膀也渐渐变得石头般僵硬，只有两只黑色的蹼掌还在勉强抽搐划动……

终于，灰肩雄护卫着两只雏鹅，游到了岸边。不知是这段湖岸有点陡滑，还是太心急慌忙了，两个小家伙跌跌撞撞，几次滑落下来，怎么也爬不上岸去。灰肩雄压低自己麻痹的身体，艰难地垂下不听使唤的脖子，用嘴壳顶住

雏鹅的爪掌，很费劲地把它们送上岸去。

这时，在另一块水域的红珊瑚听到动静，赶到两只雏鹅的身边，嘶吭嘶吭叫唤着，似乎是想让灰肩雄上岸来。可灰肩雄已精疲力竭，生命的烛火快熄灭了。它的蹼掌也无力划动了，身体随着波澜漂向湖中央。它的嘴壳还在翕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视线集中在两只雏鹅身上。它的身体形状和神态表情，让我很自然地想起这么一句成语：死不瞑目。

它的眼光又转向红珊瑚，眼光亮得就像熄灭前的彗星，似乎有无限的牵挂。突然，它胸脯往后一挺，身子翻转过来，沉入水中，水面只留下两只蹼掌……

红珊瑚在岸边来回奔走，忽而用脖子抽打芦苇秆，忽而将嘴壳深深插进沙砾去，表现得非常痛苦。我想，它如此悲恸，除了为自己的配偶——忠厚的灰肩雄惨遭不幸而难过外，也许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而犯愁。明摆着的，灰肩雄一死，两只雏鹅的养育重担就要移给它了，两个小家伙还小，出壳仅几天，等它们翅膀长硬能自立生活，还有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。它享福惯了，过去都是由灰肩雄包揽一切家务，它像只单身雌天鹅那样轻松自在无忧无虑，命运变幻莫测，突然间家庭的顶梁柱断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压在它的身上，它怎么受得了呢？

我雇请的藏族向导强巴对落在雌天鹅红珊瑚身上的灾

难不以为然，嘴角一撇，用一种不屑的神情说：“活该，谁叫它这么懒，假如它帮灰肩雄分担一些家务的话，灰肩雄也不会泡在湖里打瞌睡，也就不会被泥蛇咬死。有儿有女了，什么事都撒手不管，还同其他雄天鹅拉拉扯扯，哼，这份德行，活该遭这罪！”

对此，我也有同感。

三

我早料到，红珊瑚会走这一步棋的。

即使是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疣鼻雌天鹅，一旦配偶意外身亡，也很难独自支撑门户。据统计，在疣鼻天鹅族群中，单亲家庭雏鹅的成活率，仅为3%左右，而双亲家庭雏鹅的成活率，可高达50%。红珊瑚是一只懒散而又贪图享乐的雌天鹅，怎么能指望它独自挑起养育后代这副重担，含辛茹苦把两只雏鹅抚养长大呢？

对它来说，重新找一个忠厚的丈夫，顶替灰肩雄的角色，帮它照料两只雏鹅，是最简便的化解灾难的好办法，也不失为解决难题的有效捷径。

谈情说爱是它的专长，是它的强项，也是它的拿手好戏。



黄昏，瑰丽的晚霞映照在湖面上，赤橙黄绿，色彩斑斓，整个漾濞湖像一幅巨大的风景油画。疣鼻天鹅在湖里吃饱晚餐，踏着夕阳登上沙岸，在芦苇丛里漫步消食。

我在望远镜里观察红珊瑚的行踪。

它先把两只雏鹅引回领地，用嘴壳将它们赶进铺着草丝的盆形窝巢，然后，回到湖边，啄起一串串被太阳焐热、被野花泡香的湖水，梳理自己的翅膀。它把翼羽徐徐翻转，露出翼下那片洁白如雪、温婉柔软的绒羽，吸引了许多雄天鹅的视线。它一面临水梳妆，一面朝湖里发出嘶吭嘶吭的叫声，充分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美。我将望远镜往湖中央延伸，哦，那只煤块雄还在湖里捞食鱼虾呢。听到红珊瑚的叫声，煤块雄奋力拍扇翅膀，直接从水面起飞，飞到红珊瑚上空，盘旋了一圈，降落下来，脖子一伸一缩，翼羽摇出一团团劲风，欢快地踏着舞步，在红珊瑚身边跳起了求爱舞蹈。时令已到仲春，按照体内生物钟的指示，疣鼻天鹅的求偶活动已近尾声，若再找不到意中鹅，只有等到明年春天才有择偶的机会了。煤块雄显然是迫不及待想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。红珊瑚回报以同样的热情，慵懒地弯曲着颇具美感的脖子，轻摇曼扇能表达心曲的双翼。煤块雄见此愈加癫狂，摇摇摆摆朝红珊瑚靠过来。

“丈夫尸骨未寒，就忙着谈情说爱，真是天鹅中的败类！”藏族向导强巴绷着脸说。

我理解强巴的感情。当地百姓将天鹅视为圣鸟，象征坚贞的爱情。在疣鼻天鹅群里，雌雄一旦结为伉俪，便白头偕老厮守终生，很少有中途分手的。红珊瑚的行为，无疑亵渎了强巴心中天鹅的美好形象。可我是动物学家，我很清楚，民间对天鹅的赞誉，含有很大的想象成分。事实上，天鹅归属游禽类，与其他雁形目鸭科动物如大雁、野鸭、鸳鸯的行为大同小异，既有对伴侣忠贞的一面，也有背信弃义的一面。我曾在西藏察隅地区参加过大天鹅的野外科考，通过DNA检测表明，雌天鹅所产的一窝蛋里，平均有25%与配偶不存在遗传学上的亲子关系，这个比例野鸭是40%，鸳鸯是35%，大雁是30%。也就是说，天鹅虽然在同目同科动物中属于爱情忠诚型，但红杏出墙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，没必要用烈女贞妇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苛求红珊瑚。

“它没有能力独自养大两只雏鹅，想找个帮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村庄的卓玛，老公生病去世了，留下一个七十岁的瞎眼老娘和一个三岁一个六岁的一双儿女。卓玛美得像梅里雪山上的雪莲花，多少人劝她改嫁，卓玛都摇头谢绝了，她每天清晨踩着星星出门，晚上踩着狗尾巴回家……”

“行啦，你别把动物和人混为一谈。”我不客气地打断强巴的话，“我倒觉得现在红珊瑚要真能把煤块雄招赘进

窝，对它和一对雏鹅都是一件好事情！”

红珊瑚一面继续情意绵绵地摇扇翅膀，一面往芦苇丛移动，往自己的窝巢靠拢。被一缕情丝牵引，煤块雄魂不舍地跟着红珊瑚。钻进芦苇丛，拐了两个弯，很快红珊瑚就来到自己的窝巢边。两只雏鹅听到妈妈的声音，从草丝间探出脑袋，嘶嘶叫着。红珊瑚亲昵地啄啄两个小家伙的脑壳，大幅度撑开翅膀，做出表示热忱欢迎的姿势，很明显，是在告诉煤块雄：瞧，我有一双多么可爱的宝贝，你要是真喜欢我，那就请过来吧，我们一起把它们抚养大！煤块雄像撞着墙一样停了下来，用一种惊愕的表情望了两只雏鹅一眼，斜转身去，委屈地叫着，摇扇翅膀，走几步，回头望一眼红珊瑚，啄起一条蚯蚓，摆弄示意，用意很明显，是要引诱红珊瑚跟它走。嘶嘶，跟我走吧，我们一起重新安个家，孵一窝属于我们的雏鹅！

煤块雄的表现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在育雏期的雌天鹅，是不可能再度发情的，也就是说，雄天鹅如果迷恋上育雏期的雌天鹅，将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，肩负起艰辛的家庭重担，却是在为别的雄天鹅养育后代，没有哪只雄天鹅会做这样的傻瓜。

红珊瑚侧转身望望窝巢里一对雏鹅，又扭头望望煤块雄，身体在湖水里打了两个转，显出内心很矛盾的样子。煤块雄愈发翅膀摇得欢，舞动脖子将啄在嘴壳上的红蚯蚓